

东北民间故事

上册

李海生
著

流传千百年 萦绕几十年 历时四五年

抢救性挖掘 正能量奉献

大馇子味儿的陈芝麻烂谷子 口耳相传的人文活化石

寒地黑土的民间文学奇葩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东北 民间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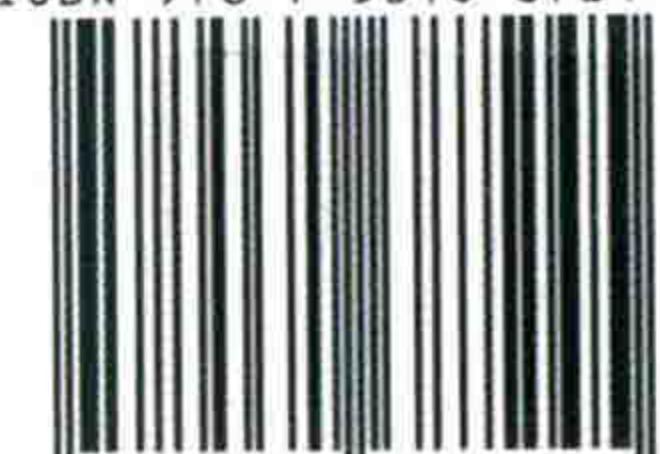
民间故事大多是靠先辈们口口相传，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村子或从不同的人嘴里讲出来，除了主题和梗概大致相同外，其他的有很大的差异。故事的内容包罗万象，在“迷人”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益智、警世、励志的作用。

传说由来——文字是怎么有的？猴子的屁股为什么是红的？老牛为什么没有上牙？土地庙里为啥没有土地奶奶？上天入地，遐想联翩。

鬼狐神怪——邪恶的妖魔、善良的鬼怪，人鬼之恋、人妖之恋，人鬼情未了。

上架建议：社科类/民间文学

ISBN 978-7-5316-8724-5



9 787531 687245 >

定价：39.00元



东北民间故事

李海生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民间故事·上册 / 李海生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16-8724-5

I. ①东… II. ①李…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东北地区

IV. ①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2402号

东北民间故事上册

DONGBEI MINJIAN GUSHI SHANGCE

选题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李海生

责任编辑 宋舒白 田 洁

装帧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孙 丽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新 浪 微 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 众 微 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hljjycb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5千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724-5

定 价 39.00元

序

丁广惠

我和李海生同志相识是在1984年，那一年我带中文系的一个教育实习队到海伦一中实习，李海生那时在一中语文组，是指导教师之一，于是我们便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海伦一中是省重点学校，校长刘克勤又声称派出了最强的指导教师阵容，所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自然很好，业务扎实，人也比较敦厚。但我们除了研究对实习生的指导外，并没涉及个人的写作与科研，所以，他在我的眼中只是一个很不错的中学青年教师。虽然在依依惜别的送别宴上，一再碰杯说要经常联系，但风尘澒洞，世事沧桑，别后竟再没有相聚的机会，直到27年后。2011年我因事路过海伦，并向母校海伦一中图书室赠送拙著《中国传统文化论丛》上下卷，校长不在，一中接待我的便是李海生，那时他已是副校长了。这时的他热情而有领导的派头，他一定要让陪同我来的原海伦市委办主任、海伦诗词学会主席谭海学拍摄书的接交场面，作为赠书“仪式”留下来。在当晚的饭桌上，除了叙旧之外，他和我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民间习俗的话题，并说将要整理成书。我说这太好了，弄出来就是成果，这自然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后来他果真寄来了《陈芝麻烂谷子》，记述了海伦地区老年人的生活习俗，有许多是我亲身经历的生活，读来非常亲切。再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正在整理他太奶讲的故事；再后来他真的送到我案头两大册故事集；再后来他便让我写序，而我又无法推谢一个家乡学者的嘱托。

(一) 民间故事，东北地区称为“闲话”，或作“瞎话”，是世代相

传流传很广的民间口头创作。讲述民间故事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冬天的农村，昏黄的油灯下，人们或扒着麻秆，或搓着苞米，往往便有一位老人为他们说唱本或讲故事。人们陶醉在那些美丽的故事之中，手中的农活也在不知不觉中轻松完成了。无数的民间故事，在人们的口中创作出来，是承载着下层劳动人民文化的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们有的口耳相传地流传下去，有的却自生自灭地被历史浪潮所淹没。因而深入民间采访记录行将消失的民间故事，是一项抢救文化遗产的文化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海生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传统的民间故事，都是产生于比较古老的年代，反映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正是故事内容的时代性对广大听众产生了无限的艺术魅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希腊神话的魅力是和希腊处于人类儿童时期的特点分不开的，民间故事的魅力也是和它所产生的社会面貌相一致的。因而搜集记录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严格保持故事历史原貌的忠实性和准确性，而不能凭记录者的好恶而加以改动。即使语言词句，也应保持原汁原味。张紫晨教授在《民间文艺学原理》中说：

忠实记录，要求记录的准确性。准确性是指记录的全文与搜集者听到的内容完全一致。记录的准确性，决定着记录的科学价值。这种准确性，不仅在于作品的内容、情节、语词等符合讲述或演唱者的原述，而且还在于方言特征、特殊用语以及作品主要段落中的全部语气词和感叹词，以及歌唱中的虚词、衬字，而且还包括记录歌手和说唱者的“注解”与说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它不允许搜集记录者的任何的加工、取舍、改动。

李海生不是民俗学专业科班出身，但他的搜集记录工作却完全符

合记录的基本原则。这些故事都是他听太奶讲的，但那时他还年幼，不知道也没能力记录。当他要记录它们的时候，太奶已经作古。他没有伏在案头苦思冥想地去追忆，而是风尘仆仆地到各处寻找听过太奶故事的老人，或者也会讲述同样题材的外地人，再从他们口中重新听一遍当年太奶所讲述的故事，他再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包括讲述人所使用的词语和方言；同时附记讲述人的姓名、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采录的时间、地点及流传地域，表现了李海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由于李海生坚持“忠实性”的原则，就使得这些故事保持着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当我打开书卷，那种久违了的艺术氛围立刻扑面而来，又回到童年听故事的情景之中。由于《东北民间故事》的采集遵循了科学性的原则，就使得这些作品的价值超出了阅读的范围，而为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学习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从而使它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二) 民间故事以民间智慧反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民族发展的历史。它不同于正史，正史是以科学的文字准确地记叙、描述历史，民间故事则是以自己的智慧去解释历史，从而形成有别于正史的口头传承历史。

当我们祖先告别动物而迈入人类门槛后，面对林林总总的事物和纷纭复杂的世界，总要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人是从哪里来的？文字是怎么有的？猴子的屁股为什么是红的？老牛为什么没有上牙？谷子和稗子是怎么来的？渔网是怎么发明的？鸭子的嘴为什么是扁的？……世间的一切，人们都要寻根究底。但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特别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他们只能按那时的认识水平去解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今天出现某个事物的解释，可能并不准确，却为大家所共识；明天又出现另一种事物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长

期传承中又发生了变异……这些不同时代出现的数不清的正确与不正确的五花八门的解释便形成了有别于上层文化正史的下层民间历史文化系统，并分别以神话、传说、史诗和民间故事等艺术形态传承下来。

关于事源起类的民间故事是古老先民力图解释并控制客观世界的最初尝试，是人类摆脱愚昧向文明智慧迈出的勇敢的一步。这些努力经过世代传承流传至今，便是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这些故事，当然这里所收只是大量同类故事的九牛一毛。

然而民间故事中的民族历史不同于正史的历史记载。不能把故事的情节当作历史，只能是它折射了历史的真实。以《高祖公高祖婆》为例，它叙述人的由来是高祖公高祖婆用泥土捏出来的，这应该是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民族的共同传说。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基督教《旧约》，都是用泥土造人。它应该产生于原始社会。在中国最早将这个口传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而兄妹或姊弟结婚，繁衍人类也应是古老的传说，最早将它记录下的是唐代李冗的《独异志》：

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祷告）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各烧柴，两股烟合在一起）；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娶妇执扇，象其事也。

女娲之兄为谁？《风俗通义》说：“女娲，伏希（羲）之妹。”（罗秘《路史·后纪二》注引）从东汉到晚唐再到现代，这个造人的故事，经过不断地传承、融合、变异，便成了《东北民间故事》记录的这个样子。

说民间传说承载着民族历史，并不是要把伏羲、女娲兄妹二人结婚生子并用黄泥造人，当作事实写进历史书中，因为传说就是传说，和科学的历史著作并不是一回事。但《高祖公高祖婆》中的兄妹结婚却折射出历史的真实。在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灾难，如洪水之后，由仅存的兄妹结婚再创人类，在许多少数民族那里都有这样的故事传说，在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录有22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录有3个（《说文月刊》第1卷，第10~11期，合刊），闻一多《伏羲考·附表一》录有49个（1956年古籍出版社，第62~67页），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表中列55个（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第556~559页），去其重复的，也有67个，包括了苗、瑶、水、仡佬、黎、白、彝、哈尼、独龙、土家、高山、傈僳、怒、景颇等民族，说明这类传说的流传并非一时一地，而为许多民族所共有，是人类历史所共同存在的婚姻形态的反映。

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人类婚姻形态，都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人类脱离动物后最先出现的婚姻形态是“聚生群处”的群婚制，特点是任何人都可以不分年龄、辈分地和异性发生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0页）经过漫长的发展，婚姻由群婚进入族内血缘婚时代，产生了不同辈分之间的婚姻禁忌。恩格斯说它的特点是“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除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说法）”。（同上，第31页）兄弟姊妹之间的交配，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

德的。”（同上引文，恩格斯在1884年版上加的注）这种婚姻形式早已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而消失踪迹，却靠着《高祖公高祖婆》这类故事传说而留下历史的背影，是历史上存在这种婚姻制度的反映，也只是在这一点上，这一类故事传说表现了它宝贵的历史真实和历史价值。

后来，婚姻产生了血缘禁忌，同一血缘男女不能构成婚姻关系，进入了族外群婚制阶段；再后来，进入了对偶婚时代；再后来，才进化为一夫一妻制，不过，这已超出了我们论述的范围了。

《吃醋的由来》一类的故事则代表了另一种情况，它们的源头不是口头传说，而是文字史料，但在口耳相传中发生了变异。故事说明朝大将常遇春无子，欲纳妾而妻忌妒不允。朱元璋便赐给她一碗醋，诈称为毒药，说如果允夫纳妾就可不喝，否则必须喝下。常妻宁喝“药（醋）”也不允，结果朱元璋也没了办法，于是便有了称忌妒为吃醋之说。而此故事，实来源于唐人张𬸦《朝野金载》：

唐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赐金瓶酒云：“饮之立死，不妒，即不须饮。”柳氏拜敕曰：“妾与瓌，俱出微贱，相与辅翼，遂致荣宦。今多内嬖，诚不如死。”乃饮尽。然非鸩也，睡醒。帝曰：“人不畏死，朕亦畏之。”因诏二女别宅安置。

张𬸦是唐初人记唐初事，可信度很强。但在流传中唐太宗变成了明太祖，任瓌变成了常遇春，酒变成了醋。但核心情节宁饮死抗旨而不允纳妾还没有变。所以这类故事，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三）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生活斗争中形成了丰富的机智和机巧，他们自然要把它们通过幽默的故事表现出来。在《东北民间故事》中收有不少这样的篇章。它们或如《土地老儿服关公》巧妙地解决常人无法解决的难题；或如《乾

《隆下江南》刘罗锅机智化解对方设下的圈套；或如《关公打赌收周仓》关公以机巧赢得比赛；或如《“孝顺”的仨妯们》舅公巧妙地整治不孝的儿媳；或如《周文王访贤》只是说明一个“饱时不忘饥时苦，富贵常记贫贱寒”的朴素的人生哲理……诸如此类，都闪烁着人生智慧的光芒。

这类睿智哲理型的故事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是这类故事以突出机智主题为主，而其情节绝大多数是虚构的，即使故事中出现了历史上实有的周文王、甘罗、孔子、关公、乾隆皇帝、和珅、刘罗锅等人，也不要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二是历史人物的类型化和箭垛式的故事叠加。历史上某些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物如孔子、诸葛亮、包公、刘墉（罗锅）、纪晓岚在故事中成为智慧的化身，而他们的对立面，如和珅则成了达官贵人、恶棍流氓的代表，一些好事坏事则分别叠加到二者身上。三是一些机智的人物在战胜或整治对手时并不按常理出牌，机智中带有诡谲与狡猾，有时甚至是欺骗。例如，《三八二十三》中的孔子，对错误答案的肯定；《别用手摸》的张大哥所教的“绝招”；《“孝顺”的仨妯们》的舅公所用的假银锭；《千里驹和万里哼》的张长的欺骗；《关公打赌收周仓》的关公扔鸡毛和拉空弦……都带有狡诈的特点。这些智慧特点正是传统小农经济下层人民斗争手段在故事中的反映，而作家老舍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说：“‘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引自《都市资讯报》2016年4月12日19版）我们认为，老舍的话是正确的。

（四）对善良美好事物的追求，对邪恶丑陋事物的厌恶与抨击，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因而，惩恶扬善就成了民间故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东北民间故事》中以一个专辑收了这一类的故事，它们或如《养老积福》中的侄子、《燕子报恩》中的老大媳妇、《张

善人的故事》中的张善人、《王仕元相面》中的王仕元……做了善事好事，都得了好报；或者如《小猪倌挖人参》的小猪倌、《棒槌姑娘》中的关良……勇敢地消除了害人的怪兽而获得美满的幸福婚姻；或如《通人气的大黄狗》中的老大夫妇、《二黑的故事》中的嫂子……做了坏事而得到恶报；或者在故事中同时出现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如《心地不好头顶山》中的张大哥和李小哥、《张三与李四》中的张三和李四……结果是好人得了好报，坏人得了恶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类故事都贯穿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首先，在佛教那里，善恶的因果报应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但善恶行为必然产生相应的结果，这种结果产生于佛教之前的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在释迦牟尼诞生（公元前565年）的157年前的周灵王八年，郑庄公就说过“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其后，生于佛教白马驮经正式传入的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的447年前的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的孟子也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不义”“失道”就是做坏事，“得道”就是做好事，坏事做多了必然众叛亲离，必然垮台；做好事，必然受到群众的拥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心向背问题，决定了人或事业的成败。这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总结的经验，是闪烁真理光芒的人生哲理，是人生行为的必然发展逻辑与规律。

其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善良愿望。在长期的社会斗争中，人们坚信，做好事一定获得好的结果，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这种信念，成为传统优良道德世代传承的支撑力量。在革命斗争中，它表现为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坚信一切反动派一定会彻底失败。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部长陈

毅元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气势磅礴地谴责国际上的反动派的反动行径说：“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销了！”

（五）妖魔鬼怪、狐仙树精的活动和超现实的解决矛盾，是民间故事常见的题材和表现手法。

动植物能成为精怪，是古老的万物有灵论的反映。原始人类面对强大的自然威力，低下的生产力无法解释电闪雷鸣、山火雪崩何以发生、花草树木何以不以人的意志发生、发展，便以为宇宙万物的内部都具有超自然的灵性。万物有灵论，是原始人类试图探索自然奥秘迈出的一步，尽管这一步迈得并不正确。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认为自然物和动植物具有灵性，但超现实的情节和手法仍然在民间故事中起着作用，就如同寓言中的《愚公移山》、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刑天》，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存在着替愚公背走两座大山的夸娥氏之二子、淹死的女孩能变成雀、砍去脑袋的人还能活，但它们仍然使作品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民间故事中的超自然情节也仍然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和传统的民间故事一样，《东北民间故事》中的狼精树怪等妖魔鬼怪，也不是一概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而是邪恶与善良、正义与非正义的化身，是两种不同力量的代表。如《门插棍儿钉锦子笤帚疙瘩来开门》中行骗吃人的狼外婆、《蚊子精》中专吃年轻人的蚊子精、《蜘蛛精》中网住采参房的蜘蛛精、《老毛人》中祸害人的大小毛人……以及在寻媳妇类故事中阻拦陷害女婿的精怪们，都是现实社会中凶狠残暴的邪恶势力和封建落后势力在文艺作品中超现实手法的反映。在善良人们的智慧和勇敢斗争面前，这些威风一时的妖魔鬼怪通通被消灭或是遭受失败，从而反映了广大群众反抗邪恶势力的决心和愿望。在

《东北民间故事》中也有一些知恩图报、排难解困的善良的精灵鬼怪，如《鹿妻》中为报答老猎人帮其分娩而为其生子的鹿精，《桦树精与狐狸精》中因为李光棍儿替她除掉吃其十八口人的桦树精、而以身相许的狐狸精，《老虎妈子报恩》中为报答李二媳妇治好它的爪伤、而为其捕送猎物的老虎妈子，《小狗报恩》中为报答王二救命之恩而变成大姑娘来侍奉他的天上神狗……就连《认孤鬼做亲娘》中的那个孤鬼，仅仅因为买卖人在她坟前哭时喊了声娘而感到温暖，也指点他掘出一坛金子。这类鬼怪精灵通人性，行人事，讲道义，知恩图报，助厄解困，是现实生活中善良事物的化身。

邪恶的妖魔和善良的鬼怪，作品对他们的态度和结局处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邪恶、爱好美好的鲜明的爱憎态度，是现实生活的超现实的表现。

人鬼之恋、人妖之恋是民间故事中一个很重要的题材和类型。这一类型的故事较为完整的程式是：男主人公是个劳动者或书生，因为能干或做了善事，精怪因报恩或爱慕而化为美女，或从画上下来或直接投来，或直接交往或先趁男子出工时为其做饭而被撞见，男子收其画或脱下的兽皮，于是二人成婚或同居，生儿育女，生活美满幸福。或三年或百日缘分已尽，被迫分手离去。男子自己或携子到约定地点或历经艰险，通常是通过三个险恶地方，最后寻到妻子居所。但妻子父亲让他在几个相同的女人中辨认。男子通过智慧认出，或让领回或再让男子办几件事，通常是三件有生命危险的事，在妻子或其他人与仙人帮助下完成后或允许领回或奔逃回家，最后夫妻团圆，白头偕老，过上幸福生活。表现了人们克服困难，战胜万难，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是，美好的爱情生活，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对于下层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轻易不能获得的事，于是人们便在民间故事中用人鬼、

人妖之恋的超现实情节寄托自己对美好爱情的理想与追求。《东北民间故事》所收《胡三姐》《书生寻妻》《小狗报恩》《蛇珠》《第十八个罗汉》，尽管它们的情节还不太完整，但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故事。如遇到像蒲松龄那样的高手，都能写成如《聊斋志异》那样的艺术作品，但那是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已超出了我们所说的民间故事范围了。

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故事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越是古老的故事传说，越是受着它所根植的时代的影响。同时，民间故事作为封建社会的下层文化，它和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存在于同一社会统一体中，就不能不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民间故事带有那个时代的时代特点。故事中人物所表现的万物有灵的神鬼观和是非观、小农经济下的小家庭幸福的追求和诡谲的机智手段以及不雅的取笑……都不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思想、情感和生活状态，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如今摆在新中国成立67年，一直受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文化环境熏陶的读者面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阅读这些故事的。

民间口头创作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李海生的《东北民间故事上册》《东北民间故事下册》也是丰富的文化宝藏，打开它的读者都会获得令人惊喜的收获。

2016年4月23日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凤兮斋
(丁广惠，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自序

我的老家在东北松嫩平原中部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的乡亲们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至童话、寓言，统称为“瞎话儿”。

叫“瞎话儿”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故事的内容不真实，是人们瞎编出来的话；二是讲瞎话儿多在晚上进行，是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摸黑儿”“摸瞎”讲的话；三是瞎话儿就是闲话，是人们在活计不忙或闲暇的时候讲的话。

过去，各个村屯都有无数会讲瞎话儿的老人，俗称“瞎话儿篓子”。只要时间允许，无论是农闲猫冬，还是夜晚雨天，这些瞎话儿篓子是不拘于地点场合的，地头一蹲，炕头一坐，蛤蟆头（关东烟一种）一卷，小瓜子一嗑，大碗茶一端，话匣子便打开了。特别是冬夜里扒麻秆、搓苞米、包豆包时，更是讲瞎话儿最多的时候。那拉家常一般的瞎话儿，捎带着民谣俗语，什么南朝北国，东山西海。上至神仙鬼怪，下至本地传说，讲的人引经据典，听的人兴趣盎然，在这种悠闲安详的氛围中，一个个精怪的传说，古老的故事，从瞎话儿篓子的口中流淌而出，这种简简单单的娱乐方式，给单调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很多美好的色彩。

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瞎话儿迷”。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太奶（曾祖母）是屯里有名的“瞎话儿篓子”。

太奶生于辽宁，历经前清、民国、满洲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80多岁去世。虽然目不识丁，但凭着超人的“记性”，从她的口中可以讲出几天几夜也讲不完的“瞎话儿”。

那时候，不管是窗前月下，还是雨季风天，我与长我四岁的姐姐，

总是如影随形地缠着太奶讲瞎话儿。每当这个时候，太奶总是妙语连珠地讲起来。她的《狼来了》《虎妈子报恩》《秃尾巴老李》……都让我们百听不厌。尤其是那来自《鬼狐传》（《聊斋志异》的俗称）中的花妖鬼魅，经太奶的讲述渲染，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时而，笑逐颜开；时而，唏嘘不已。特别是每讲至“紧张”的场面，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太奶那凝重的表情，随着她那急促的语调，我们的心也跟着怦怦直跳。眼睛不敢往黑灯影儿里看，总感到那里有个青脸褐发的鬼怪在龇牙瞪眼，睡觉时总是把头用被子蒙得紧紧的……

时间长了，往往也是太奶说了上句“从前哪，有一家子，仨孩子……”我马上就接上去“一个叫门插棍儿，一个叫钉锦子，还有一个叫笤帚疙瘩。”太奶就笑着抱着我晃着：“我宝记性真好，后来呀……”“后来有一天他娘去姥姥家了，道上遇见个老妖精……”时光就在祖孙两人的一唱一和中温暖地过去了。

太奶讲的瞎话儿情节都很简单，时间也模糊，总是以“从前”开头，多数都是哄小孩的。像撒谎的孩子被狼吃啊，到处乱跑的孩子会遇见妖精啦，还有二十四孝之类的，虽然有些迷信，有些糟粕，但其中的劝诫有不少让我受益终身。瞎话儿里勤劳善良好能吃苦的好人历经磨难最后都得到了好报，这似乎是所有瞎话儿最后的结局，总能让人在安稳美好的结局里得到最大的心理满足。

太奶常说：“瞎话瞎话，没根没把；一个传俩，两个传仨；我嘴生叶，他嘴开花；讲到末尾，忘了老家……”或许这是瞎话儿产生、发展的最好诠释吧！

瞎话儿经过无数代的传承与演绎，虽然有些荒诞，但我们不得不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不得不说大俗也是大雅！这种诙谐和超想象力即